

渭南文集

四

陸放翁集

渭南文集

卷第三十一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碑傳以爲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某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鈴賜吳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冊鐵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於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冊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濬文僖公薨券傳仲子霸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尙帝問先世所賜鐵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

臻尙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寶藏臥內，狀如筭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本於武肅諸孫標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絕人遠甚。方少壯時，以黨家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衰衰終日，如孫吳談兵，臨濟趙州說禪，何其妙也。每恨是時不能記錄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傳燈圖，悅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自已。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呂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存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尚未死，攬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爲之涕下。開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督軍過焉。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豫南鄭時，事載高皇帝實錄，以故某辱忠獻顧遇甚厚。是時敬父從行，而陳應求參贊軍事，馮圓仲查元章館於予廈中，蓋無日不相從。迨今讀敬父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幕中同舍十四五人宣撫使召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字文叔介最先下世其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錄偶得戒之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觀之悅然如隔世事也爲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真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以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絕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眞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羣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子適持正紙求錄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予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黃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歲五月乙巳放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呂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入聖域不難矣丞相申國文靖呂公作門銘自忠孝二字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嘉定元年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寵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跋陳伯子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今伯子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

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予所藏黃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黃州使君遺墨。伯予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沈，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爲之屢歎。乃題其後歸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老學菴，年八十四。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絕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錄黃六谷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爲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歸得潁，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不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真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黃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呂尚書帖

右尚書呂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虜犯闕。上書請身使虜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

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錄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說法要博辯奇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堂不橈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爲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躡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爲賢涕也今其家寢微一孫未去天官侍郎選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爲忠義勸者誠某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批之爲是書也璨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高道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爲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錄白元本巨編大字有先左丞親書更定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先少師命筆史傳錄者某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吳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錄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沒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尙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邪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

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閣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

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爲揜之邪。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吳會此亦是吳興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爲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錄之。
淳熙己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爲金部外郎子在儀曹與之同廊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廡也。
廡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章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
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長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遷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於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它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

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兼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於了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良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遽。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千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概似陳瑩中初著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遹。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概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眞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卷第三十二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寢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寔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懾縮栗不敢輒動巫

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臚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鈞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虜既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間道上章自効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旣不仕因治產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賙之然必

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爲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深某官汝某官宣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旣葬十有五年深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尙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歎歎卒斂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惄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子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

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麥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惲惲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惲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成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公澹淳淡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尙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慰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旣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卽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史而掩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璵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旣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

司馬使西鄙奏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瀟颹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人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秘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諳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剝積闕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

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啟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京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椿鹽公以與蠻獠貿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彥舟據鼎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傅雱者輒假彥舟湖北副總管彥舟因自稱官軍面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路廣南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爲姦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懾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虧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先而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城駱科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